

目 录

贾平凹小说精粹·中篇卷

4

小月前本	1
鸡窝洼的人家	115
腊月·正月	232
古堡	345

■	■	■	■
■	■	■	■
■	■	■	■

小月前本

■ ■ ■ ■



山窝子里，天黑得早。从一块一块碎石板铺成的街面上，眯眼儿一看，高高低低的瓦槽，短墙头，以及街外纵横交错的土路，田地，河岸漠漠的沙滩，一丝一缕袅袅升腾的白气，渐渐地软下去，看不见了。但是，风没有起，暑热不能杀去，傍晚又出现了异常的沉闷。三只的、五只的狗，依旧懒懒地卧在街后坡根人家的照壁下，踢也踢不走，舌头吐着，不能恢复那种交配时期为争夺情爱而殊死厮咬的野蛮。

河湾的大崖，黑得越发庄重。当夕阳斜斜地一道展开在河面上，波光水影就反映在了崖壁，万般明灭，是一个恍惚迷离又变幻莫测的神奇妙景；现在，什么也没有。成千上万只居住在崖洞里的鸽子，不能为着那奇异的光影而继续激动，便焦躁不安地在河面上搅动起一片白点；白点慢慢变灰，变黑，再就什么也不复辨认，只存在着“咕咕”、“唧唧”的烦嚣。夜的主体站在了天地之间，一切都沦陷入沉沉的黑暗中去了。

河对岸的荆紫关里，一头草驴在一声声地叫。

这时候，街道上急急地奔过一条黑影，脚步抬得很高，起落如在了瓮里：人已经前去了，响声才“咚”地从碎石板上弹起。在街心的一棵弯

柳下，他站住往一家屋里望；这家六扇开面的板门还没有关，黑隆隆的，只看见那对着门口的灶膛里，火炭红通通的。

“喂——老秦哥！喂——！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我。”

“和尚！”屋里应声了，“牛又不行了吗？把他的，不知牛跟了你霉气，还是你有了牛倒霉！进来吧，大热天的，这儿有茶。”

王和尚摸摸索索从门面中间往里走，撞翻了一个脸盆，“豁唧唧”响了一个圆圈儿。走到后院，月亮刚刚出来，老秦一家人正坐着乘凉品茶，老少好个受活。老秦的胖婆娘拿过一把小竹椅子，“噗”地将一盆冷水在上边泼了，挪到王和尚的身下。王和尚只是靠在后厦房的墙上喘粗气。

“你没有磨些豆浆给喝吗？”

“喝了，喝了两洗脸盆子，半罐子白糖也都贴赔在里边了！”

“皮硝呢？”

“耽搁了。我后晌磨豆浆，让小月到荆紫关去买，天黑回来，她竟忘了去。天杀的死妮子，事情全坏在她手里了！”

“这就怪不得我了！我就说嘛，怎么我老秦连一头牛都治不好了？”

王和尚的头上，汗又忽地冒了一层。他蹴下来，用衣襟擦着脸，声调里充满了哀求，说：

“老秦哥，我一心儿信得过你！上次买你的老鼠药，虽然把家里三只鸡毒死了，但那确实是真药，不比得荆紫关上那些充假的，你再去给我家那头牛看看吧，半后晌它就卧倒了，口里只是吐白沫，鼻子里出气像要喷火。我担心今个夜里不好过去啊！”

他说着，哭腔就拉了下来。

“这得要喝白公鸡的血了!”

“黄公鸡行吗?”

“不行。才才家不是有吗? 前天我想买了吃,那寡妇倒不肯舍得,那公鸡特大哩!”

“哦。”

王和尚让老秦先向他家里走,自个便转身从前堂门面房里跑出去。老秦的胖婆娘叫喊着别再撞翻了盆子,王和尚应着“没事”,脚步早到了石板街道上。

说是街道,其实并不算是街,没有一家商店,也从未举行过什么集会。拢共四十户人家,房子对列两排而已。这是秦岭山脉最东南的一个山窝子,陕西,湖北,河南,三省在这里相交。这条街上,也就是老秦家门口的弯柳下,那一块无规无则的黑石头,就是界碑:街的南排是湖北人;街的北排,从老秦家朝上的是陕西人,朝下的是河南人。王和尚的家正好对着街的直线,他是陕西人,三间上屋盖在陕西地面,但院子却在湖北的版图上。才才家是湖北人,住在街的南排东头。王和尚赶去的时候,才才没有在家,才才的娘,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,正在喂猪。这寡妇把猪看得十分珍贵,每顿喂食,总要蹲在猪槽边,撒一把料,拌一下食,有说有念地看着猪吃饱。见王和尚来了,忙起身要进屋去盛晚饭,王和尚说了原委,寡妇就吓得叫了一声,当下从鸡窝捉了那只白公鸡,嚷着也要去看牛的病情。王和尚说天黑路不平的,劝说住了,就一口气顺着石板街道往家里跑。

老秦已经先到了。在这条街上,这是个三省中最能行的人物,懂得些医道,能治人,也能医牛、猪、羊、鸡、狗,会挑,也会阉,再配上一张会说的嘴,开着小生意货摊,日子过得滋润,人也保养的体面。牛棚里的气味很重,热腾腾的酸臭,他就受不了,蹲在院子里,吸一口,

吐三股地抽烟。

王和尚回来，先找了一把蒲扇给了老秦，就进棚点着了窗台上一盏老式菜油碗灯。有了昏昏的光线，看得见一堆骨架似的老牛卧在牛槽下，旁边是没有喝完的豆浆，水淋淋地撒了一地白点，牛头无力地搭在一堆草上，眼睛闭了，呼吸急促，肚子胀得像一面鼓。可恶的蚊子成团飞来，手一扬，嗡地飞了，手落下，又嗡地飞来。

“把牛拉起来！”

老秦抽完一支烟，将鸡提在了手里，开始拔着鸡脖子上的毛，鸡颤声叫着，几次从手里要挣脱开，老秦骂了声娘，将鸡脖子拧在了翅膀下，毛拔得净光，却又不时抖抖裤子，叫着王和尚的名字，骂牛棚里的蛇蚤养得这么多。

王和尚满脸的汗水，成团的蚊子在头上叮叮咣咣打着锣，他苦笑，使劲地要将牛拉起来。但是，每一次牛刚刚立起了前腿，“咕咚”就又倒了下去。他伤心地摩摩牛的前胯，努力将牛鼻圈上的绳索拴在柱头，便猫身钻到牛屁股后，企图往上扛。一连三次，没有成功，自己反倒跌在地上，粘了一手的稀牛屎。

“算了，和尚！把牛身子扳端，不要窝住了肚子。这牛也真老得不中用了。你怎么就看上了这条劣货？”

“老秦哥，这便宜呢，队里是估了二百五十元给我的。”

“你撑了十几年的船，哪儿就能伺候了这高脚牲口！”

“地分到户了，哪里敢没个牛呢？”

“我就没有。”

“我哪能比了你？”

老秦“嘿嘿”地笑了一声，见牛已经扳端了身子，就去窗台上将油灯芯拨大了许多。牛棚里立时大放光亮。他便要王和尚好生抱住牛头，

自个拉过凳子，扬手“哐！”地一刀，那鸡头就掉了，“咕噜噜”滚在了王和尚脚下。王和尚眼睛一闭。

“牛头抱紧！”

老秦吼了一声，鸡脖子塞进了牛的鼻孔，同时听见了牛在“嗞嗞”地急促地吸着鸡血。而溢流出来的血水喷了王和尚一手，又蚯蚓般地一个黑红道儿钻进了袖筒。他没有再敢动一下。

“这下好了。”老秦丢掉了鸡，开始在盆子里洗手。王和尚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抚摸着牛头看了一会儿，就进堂屋大声地开柜。

“和尚，你这肉头！又在忙啥子哟？”

“真累了你，老秦哥！我摸一瓶白干，咱炒几个菜喝几盅吧。”

“和尚，你又要让小月说我的不是了？！”

“她敢！”

“算了，邻家姆，谁不给谁帮个忙？这么热的天能喝下去吗？”

王和尚提了酒站在牛棚门口，听了这话，有些为难了。老秦站起来要走，他拉住，拾起了那没头没血的公鸡，说：

“老秦哥，这怎么行呢？你不喝酒，将这鸡带去吃吧。留在我这里做吧，这也做不出什么好味道。”

老秦把鸡提在了手里，王和尚一直送到门外。老秦说：

“小月的事，你们说定了？”

“反正就是那回事了。”

“到时候可别忘了咱陕西的乡党哟！”

“那一定的，这条街上，三省的人我都在头上顶着哩。”

老秦摇摇晃晃顺着漫坡走下去，身影在弯弯的石板街道上慢慢缩小了。王和尚抬起头，月亮已经老高。今夜是阴历十二日，光辉不是十分亮堂，路面却很很清楚。他望了望，远远的荆紫关，关里的河南人的

屋舍看不见，灯火却高低错落，明暗区别，在飘动，在炫耀，在孤寂中做光明的散布。关下的丹江河，灰蒙蒙一个长带状的水面上，无论如何看不清船只和人影。

“喂——小月！喂——小月！”

他锐声地叫喊起来。在这条街上，惟独陕西人，其实也仅仅是他一个人，有着独特的喊叫节奏：前声拖十二分的长度，而到内容的部分，却出奇地道得极快。也就是这喊叫声，无论白天、黑夜，可以传出六里七里的路程。每天三晌，王和尚都要站在自己家门前这么喊几阵，街面上的人就又都知道是小月不在家了。“这野妮子，有人没人，一到船上就想不起这个家了！”王和尚常要对街坊四邻这么诉说。

王和尚喊过三声，就走向牛棚去，看见牛气色果真比先头好了，就将窗台上的菜油碗灯压了压灯芯，也开始感觉到了有无数的蛇蚤从裤管里往上跑，便在指头上蘸了唾沫，往裤腰处轻轻按去：一个肉肉的东西，揉揉，黑暗里在两个指甲间一夹，发出“啵”的响声。

“爷佬保护，赶明日一早，我的牛就能大口大口地吃草了！”

他抱了一堆湿麦草放在牛棚的墙角，煨了烟熏赶起蚊子来。一时烟雾腾腾，蚊子没熏死，自己倒呛得鼻涕眼泪都下来了。然后又堂屋里煨了烟火，吹熄了灯，一个人静静地蹲在院中的捶布石上抽起水烟来。

烟袋是竹根管做的，这是他向河南人学得的手艺。生产队未分地以前，他们父女俩的自留地上是舍不得种植烟草的。地分到户后，粮食一料收成便有了积攒，也便谋着种一些烟草来抽。但他没有多大的瘾，仅仅种了十棵，也全招待了来家的客人，从此也就不想再种，觉得抽烟是一种奢侈。小月却不，偏从荆紫关给他买回来了一大捆水烟板子，说：苦了一辈子了，难道连烟都不享受？他心里虽不大悦意女儿的观

点，孝心却领了，就将这水烟板子放在水瓮下浸潮，装在小月的一个空雪花膏白瓷盒里，心情好的时候，捏出黄豆那么大一丸来，按在竹根管的烟眼里，吸一口，吹一口，心里想：这真是“一口香”。

一受活起来，他就想起十年前死的小月娘，那个白惨惨的瘦脸儿，总在眼前晃。他“唉唉”着，怨她没福，死得太早了。

这么思想着，便又操心起小月来：疯妮子，这么晚了，难道河边还要摆渡的人吗？忍不住又站在门口，粗声瓮气地喊叫起来了：

“喂——小月！喂——小月！”



爹叫第一声的时候，小月就听见了；她没有回答。现在爹又拉长了喊声叫她，她更加感到心烦，偏将小船推出了岸，汨汨地向丹江河心划去了。

丹江河从深深的秦岭里下来，本来是由西向东流的；秦岭在他们村后结束了它的几千里地延伸，最后地骤然一收，便造就了河边大崖的奔趋的力的凝固，而荆紫关后五里远的地方，伏牛山又开始了它的崛起。两支山脉的相对起落，使丹江河艰难地掉头向南，呈直角形地窝出了他们这块清静、美丽而边远、荒瘠的地方。从这边杂居的小街，到河对面清一色河南人居住的荆紫关，来往联系是山湾后的一道窄窄的铁索吊桥。但是，这里的渡口上，却是有着一只船的：狭狭的，两角微微上翘，没有桅杆，也没有舱房；一件蓑衣，两枝竹篙。小月的爹在这只船上，摆渡了十年。那时节小月在荆紫关学校里读书，一天三晌坐爹的船往来。这山窝子的每一个人都认识王和尚，也都认识王小月。这渡口的每一

处水潭，每一块水底的石头，她爹熟识，她也没有不熟识的。分地时，家里分了三亩地，这条小船也估了价包给了他们，从学校毕了业的小月，就从此顶替了爹的角色。

今日，荆紫关逢集，渡船从早晨到傍晚便没有停歇；夕阳一尽，河面上才空空荡荡起来。小月将船停在岸边，拿了一本小说来读。书老是读不进去；书里描写的都是外边的五颜六色的世界，她看上一页，心里就空落得厉害，拿眼儿呆呆看着大崖上的那一片水光反映的奇景出神。那迷离的万千变幻的图案，她每天看着，每次都能体会出新的内容，想像那是一群人物，不同相貌、年龄和服装的男人，也杂着女人，小孩，狗，马，田野，山丘，高高低低像书中描绘的都市的建筑，或者又是天使、飞鸟和浮云之类。她对着这一切，得到精神上最大的满足和安慰：外边的世界能有我们的山窝美吗？夜幕扯下来，图案消失了，她就静静地听着黑暗中鸽子“咕咕”“唧唧”的叫声，或者是河上偶尔鱼跃出水面的“啪啪”响声，她又要做出许多非非的思想。

水面的柔和，月夜的幽静，很合于一个女孩子的心境，尤其是到了小月这样的年纪。

她有时也要想起她的娘，也要想起中学校的生活，也要想起这条丹江河是从秦岭的哪一条山沟里起源的，又要到什么地方去汇入长江，再到大海？河水真幸福，跑那么远的路程，这山窝子以外的世界它是全可以知道了。

在她想着这么多的时候，一听见爹的叫喊，她就要发火，有时偏就要和爹作对；她越来越不愿回到那个矮矮的三间房的家里去。爹逼着她学针线，烧火做饭，侍弄小猫小狗，她就老坐不住，闻不得那屋里散发的一种浓浓的浆水菜的气味。她甚至不明白自从分了地以后，爹简直和从前成了两个人：整天唠叨着他的三亩地，还有那头老牛。

船是靠两岸拉紧的一条铁索控制着的，小月只轻轻将竹篙在河底的细沙里一点，船上系铁索的滑子就“嗦罗罗”直响，眨眼到了河心。

河心似乎比岸头上要亮，水在波动着，抖着柔和的光。月亮和星星都落在水底，水的流速使它们差不多拉成了椭圆形。小月放下了竹篙，往两边岸上看看，没有一个影；月光和水气织成的亮色，使身前身后五尺的方圆异常清楚，再远就什么也看不清了。她脱下了衣服，脱得赤条条的，像一尾银条子鱼儿，一侧身，就滑腻腻地溜下了水里。

小月今年十八岁。十八年里，她还没有这么精光地赤着身，她一次又一次瞧着岸上，觉得害羞，又觉得新鲜。大胆地看着自己的身段，似乎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身子好多部位已经不比先前了，每每摆渡的时候，那些浪小子总是滴溜溜地拿眼睛盯她，在付船钱时，又都故意将手挨住她的手，船稍有颠簸，又会趁机靠在她的身上。她咒骂过这些轻浮鬼，心里一阵阵地惊慌；而那些年长的人又总看着她说：“小月长成大人了！”长成大人，就是这身体的曲线变化吗？

她使劲地跃出水面，又鱼跃式地向深处一头扑去，做一个久久的猛儿。水的波浪冲击着她的隆起的乳房，立即使她有了周身麻酥酥的快感。她极想唱出些什么歌子，就一次又一次这么鱼跃着，末了，索性仰身平浮在水面，让凉爽爽的流水滑过她的前心和后背，将一股舒服的奇痒传达到她肢体的每一个部位。十分钟，二十分钟，一个真正成熟的少女心身如一堆浪沫酥软软地在水面上任自漂浮。

正在陶醉的境界中，她突然听见了一种低低的男人的呼吸声。一个惊悸，身子沉下水，长发漂浮成一个蒲团样，露出了一双聚映着月光的眼睛，隐隐约约看见不远处有一个柴排。

“谁?!”

柴排在起伏着，没有一点声息，也没有一个人影。

“哪个坏小子！再不露面，我就要骂了。你这是偷看你娘吗？”

“泼喇喇”一声水响，柴排下钻出一个脑袋来；立即又跳上了柴排，朝这边直叫：

“小月姐，是我，门门！”

“你这个不要脸的碎仔儿！”

门门是老秦家隔壁的小子，在校时比小月低一个年级，年龄也比小月小五个月。他常常爱和小月嬉闹，小月却压根儿不把他当个大人，张口闭口骂他是“碎仔儿”。

“小月姐，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呢！真的，我要是看见了什么，让我这一双眼睛叫老鸦啄了去！”

门门反复向她求饶，而柴排却不知不觉向这边靠拢了过来。“你不要过来！你敢再过来吗？！”

柴排竭力在那里停了一下，月光下，小月看见门门只穿了条短裤，努力撑着竹篙，向左边漂去。

“门门，你是好的，你趴下，不许看，我要穿衣服啦！”

门门全听她的，果然趴到了柴排上。小月极快地翻上小船，她后悔怎么就脱得这么光呢？三下两下将衣服穿好，脸上还辣辣地烧。门门还趴在柴排上，她瞧着他的老实相，正要“扑哧”地笑出声来，却见门门趴在那里，眼睛是一直向这边睁着的，月光落在上边，亮得像两颗星星，她立即脸又辣辣地烧，骂了一声：“门门，瞎了你的眼了！”将船一撑，当真生起门门的气了。

门门讨了没趣，兀自将柴排竭力地向岩边靠拢，但突然失声叫起来：一根扎排葛条断了，排要散伙了。小月回头看时，柴排果真在河心打着漩涡转儿，便将船又撑过来。离柴排一丈多远时，门门忽地从柴排上跃起，跳上了船来，嘻嘻笑着。

小月“咣”地一篙将他打落到水里了。

“叫你装！叫你装！”

门门在水里叫唤着，一时没有浮上来，“咕儿咕儿”喝了几口水。小月“啊”地叫了一声，愤怒全然化作了惊慌，忙将竹篙伸过去，把门门拉上了船。

“又在装吗？”

“胳膊上都流血了。”

“这就好，流了血就能记着教训了！”

门门却又嘻嘻地笑：

“小月姐，你再把我把打下去！”

“你当我不敢吗？”

“敢，打下去了，你再拉我，我就知道你对我好了！”

门门是个小赖子，小月知道斗他不过。

柴排拉上沙滩，门门却并不走，有一句没一句地和小月说起话儿。

“小月姐，这么晚了，没有人过河，你怎么还不回去？”

“我想想事儿。”

“什么事儿，一个人悄悄地想？”

“碎仔儿！”

“我只比你小五个月哩！小月姐！是碎仔儿，能到丹江河上游去撑柴排吗？你撑过吗？”

月光下，小月静静地看着门门，这条丹江河上，她只在这渡口摆摆船儿，听爹说，这渡口是整条河最风平浪静的地方，而从这里一直逆河往上到竹林关，一千八百里水路，竟有二百五十个险滩，没有一定的本事，是不敢轻易下水的。门门毕业后，大部分时间都闯荡在这条河上，村里人相传他跑遍了沿江好多地方，做了好多生意，赚了好多钱票。今

日夜里，这柴排足足五千余斤吧，又是他一人撑着……小月觉得他是小瞧不得的了。

门门一次又一次地向她拍着腔子，显示着他拳头的击打力量和胸膛的受打的能耐。那两条胳膊一努力用劲，鼓凸凸的肌肉疙瘩便上下滚动。肩部宽宽的，厚厚的，腰身却很细，组成上身部分的倒三角形。站在她的面前，粗声粗气地一呼一吸，散发着男人的浓浓的气息。小月刹时也想起刚才水中自己下身部分的那个三角形体型，知道这个门门，也真正是成熟了。

“哼！那有什么了不起！”小月嘴偏是硬的，“钻了深山野沟有了什么出息？”

“那沿河上去，有三个大县城的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有荆紫关大吗？”

“荆紫关是小拇指头，人家就是大拇指头了！”

“那城里都住的什么人？”

“女孩子们可多了，穿得五颜六色，花枝招展，三五成群，嬉嬉闹闹，骑着自行车到动物园去了……”

“动物园就是有咱们山上的狼虫虎豹吗？”

“你知道这狼虫虎豹驯化了又是什么样儿？女孩子们就一对一对挽了手地走……”

“一对一对？”

“她们的男朋友来了啊！一边看着，一边走，走到假山石后边抱住亲嘴儿了。”

“胡说！”

“怎么是胡说？他们讲，人一到动物园里，人的动物性就也表现得强烈了。”

小月听说有好多好多的女孩子们住在城里，自己心里就酸酸地起来：一样是人，人家多好，自己怎么就全没见过，不知道呢！但当要打问这些女孩子是什么样儿，门门却说起了动物园的事，她就面皮薄起来，骂门门不正经，眼光尽盯着些什么呀？

“不说了，小月姐。你不愿意去那里看看吗？我会把你从水上撑回来的。”

“我敢到城里去吗？咱深山窝子的人瓷脚笨手的招人家笑话。”

“其实，你才好看哩！”

小月的眼睛就亮起光来。门门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只看见两颗星星在照射着他。他陷入了迷惑，浑身燃烧了一种热量，不知不觉地身子向这边挪动了。

小月还在直盯着他，没有动，也没有言语，眼光却更亮起来。但已不是先前那种温柔，动人，而是一种美丽之中包含了神圣和威严，使爱欲冲动而跃跃欲试的门门又胆怯了。

光明是黑暗的驱逐者，阴影则是光明的压制。门门安静下来，伏着船沿，望着河水，慌乱地说了一句：

“这水真深呢！”

这时候，荆紫关那边的沙滩上，一片狗咬。接着有人在大声喊船。小月要门门快下去，门门没有动，小月一下子将他推到水里，船就划走了。到了河心，门门却水鬼似的从船尾又翻上来，小月要大喊，又不能使岸上人听到，就只好让门门缩身藏在船舱角里，便将那件蓑衣严严地盖了，低声骂道：

“听着，要敢出声乱动，我就会一篙敲碎了你的脑袋！”

上船的人也是小街上的人，扛了好大的一包化肥，叫骂着说是一对游狗在沙滩上连结，挡了他的路，又险些被它们咬了。不知怎么，小月

心里骂起混蛋门门了。

“这化肥是在荆紫关买的？”她问那人。

“可不，挖破手背的紧张货！你爹没买一袋吗？”

“我爹每天早晨拾粪哩。”

“你爹种庄稼扎实！麦子能收五担吗？”

小月不愿意谈论这些事，说句：“我不清楚，你问我爹去。”就低头用力撑了一个竹篙。

船到了岸，那人付了钱匆匆扛着化肥走了。河对岸的沙滩上，游狗还在发泄着爱情的嘶叫。门门钻了出来，水淋淋的，又要给小月讲起他的所见所闻，小月骂道：

“快滚蛋吧，你这么死皮赖脸的，让我爹知道了，要了你这条小命哩！”



小月走回来，爹还没有睡，蹲在捶布石上吸“一口香”。小月只叫了一声“爹”，就进了她的小房子里去。

这小房是一个月前小月缠着爹收拾起来的。山窝子里的人家，当屋窗子下，都是有着一个大炕的，七大八小的孩子，凡是没有结婚，就一直保留着这块乐土的炕籍，和父母打铺儿来睡。小月长到十四岁上，来了月经，从此害羞上了身，就不愿意和爹睡在一起。但山窝子里自古以来没有书上写的父母和子女从小分床睡觉的习惯，她就恨着爹身上的一股汗臭味和烟酒的呛味，尤其爹的一双脚伸过来顶住了她的枕头，她就要用被子或者衣服捂得严严实实，她不停地要求把西边的杂物间空

出来，她单独去住，爹终于同意了。她把房子精心收拾了，视做是一个养自己女儿心的窝巢：一回来，就进去关了门；一出门，就顺手搭了锁。谁也不能进去，谁也不能得知女儿家的秘密。

爹在院子里叫她了：

“小月，锅里的盆子温有剩饭哩！”

“我不饿。”小月说。

“你出来，我有话给你说哩。”

“说什么话嘛，睡吧。”

小月解开了头发上的卡子，“当”地丢在桌子上，就坐在了床沿上了。她没有睡去，也没有再动，预备着爹只要一动气，她就一下子钻进被窝去。

爹在院子却没有再说什么，很响地磕着烟袋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拖着浓重的鼻音说：

“你睡吧。你一出门嘻嘻哈哈的，一到家就没一句话要说，我知道你烦你爹哩。擦黑我把堂屋的蚊子熏了，你老是锁了小房门，蚊子也熏不成。你要睡，就把蚊子熏熏，熏蚊草在墙角放着，你自个点吧。”

小月突然心软起来，觉得对不起年老的爹了。隔窗望去，月光下院子空空的，爹一个人蹲在那里，样子很是可怜。她没理由和爹赌气了，从小房走出来，坐在台阶上，又将口袋的一盒清凉油递过去。

“爹，我有清凉油呢，蚊子咬不着。你也擦擦，离眼皮远点，就不会酸得流泪了。”

爹擦了一些在额上，揉揉，问道：

“你一直在船上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天这么晚了，你不收船，让爹不操心吗？”

“没事的，爹，他谁敢……”

她说过半句，就不说了，想起了刚才河里门门的事，耳根下不禁又热了。

“渡船的人杂，什么人都有，你这么大了，总是不方便的。咱真不该就包买了这船，三亩地要种好，也就够咱们父女忙活的了。”

小月最害怕的是爹说这话，爹已经是第三次这么说了。分地的时候，爹一定要那头老牛，小月一定要这条小船，父女俩别扭了好多天，最后谁也没有说服谁，牛和船都包买了。但做爹的心里，一直是疙疙瘩瘩的，尤其每天见小月穿得漂漂亮亮去渡口，他额头上就拧个疙瘩。

“家里什么都可以不要，这船不能没有。”小月低低地应着爹，语气很坚决。

“我怕才才家对咱有了看法。”

“他管得了咱家的事吗？现在地分了，队长都不起作用了，我上天入地，碍他家的什么事了？！”

“甬胡说！”爹生了气，“什么人都可以忘，才才和他娘的好处咱可不敢昧了良心。牛病成这样，你心上放也不放，多亏了人家帮我料治，今黑老秦又来给牛看了，糟蹋了才才家一只大白公鸡呢。”

“你又让老秦瞎整治！”

爹正要骂，院门响了一下，他赶忙咽了一口唾沫，问：“谁呀？”门外很沉重地响动了一下，接着应声：“大伯，是我。”才才就推了门进来。

才才憨憨地站在门下，盘绕在门楼上的一树才发蔓的葡萄，今年没结果实，枝叶将月光筛得花花点点。小月先看见他一身的亮点叶影，还以为穿了件什么衣服，后来才看出是光着膀子，那衫子竟两个袖儿系在腰里，屁股后像是拖个裙子。才才看了她一眼，眼皮就低了，慌乱在葡萄叶影里将衣服穿上。